

第六五〇冊

理學彙編

字學典

書法部

書家部

(卷)

六—九

五—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

第八十八卷目錄

書法部總論三

宋高宗翰墨志 論書

朱子大全集 論書

李之儀姑溪集 論書

陳思書苑菁華 唐人書法 蔡希範法書論

元郝經陵川集 論書

趙孟頫蘭亭跋 論書

虞集道園學古錄 論書

盛熙明法書考 論書

蘇霖書法鈞元 唐張懷瓘論草書 唐解舞亞 宋趙孟頫論書 翰林

陶宗儀書史會要 漢何去非論書勢 唐張敬元 元杜本論書 評書

明解縉春雨雜述 學書法 草書評 評書

方孝孺遜志齋集 論書

曾榮西墅集 論書

岳正類博彙 論書

文徵明停雲館帖 王黃敘字

荆川稗編 元劉因論書

徐渭法書通釋 張紳論書

項穆書法雅言 論書

王氏法書苑 唐韋榮宗論書 元劉有定論書

弁州山人集 論書

某廷韓集 論書

周顯宗感寓錄 論書

董其昌容臺集 論書

李日華紫桃軒又綴 論書
趙宦光寒山帚談 論書

字學典第八十八卷

書法部總論三

宋高宗翰墨志

論書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道勁而不同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至若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孔流傳歷代之久贗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辨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蔗喉間少甘則已未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

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鍾佳處古太難到也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三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嚴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頡頏豪舉終不失其所以漸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曾我曰臣正書第二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一王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一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間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韻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淪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閒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敘得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煩損複爲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爲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蒼公鳥跡之意顧豈早所能爲也又其敘草大略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爲得法必至於此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直記姓名耳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

體做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性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翠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牽情連用略無留礙故舉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寔不暇激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烟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人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嘆賞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為一代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竒冥未易以點畫工便為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為聖跡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闢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人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為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矩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朱子大全集

論書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較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李之儀姑溪集

論書

凡書精神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海織悉皆本規矩而不能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作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驅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李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一爽秀為多要之足以名世也

學書生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模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

家貧不辦素食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較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謂迫矣胡

不正而反草何耶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派而名於世也東坡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楊文公以方角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聞耳

陳思書苑菁華

唐人論筆法

學書之初執筆為最蓋明於位置點畫便於墨道也須其良師口授天性自悟縱橫落紙筆無虛發即能專成其勢大約虛掌實指手腕豎鋒意在筆前鋒行畫內心想字形輕重邪正各得其趣切須襟懷沈靜自然思盈半矣待其功成即專勢况殊不可揭模寫樣輕自取拙若藥行雜體擬筆往來懸管自在但取體勢雄壯不可拘其小節若畏懼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筆前振動惑於手下師心固予獨見弟子執其寡聞恥請問於智人忌藝能之勝己若欲造元末之有也禁經云有攻無性神彩不變兼此二事然後得齊古人之景氣又云此下有第一第二識勢第三裏束三者兼備然後為書苟守一途即未為得張懷瓘云揖讓禮樂獻不及義風神散逸義不及獻證之於書籍其神彩也李嗣真云今之馳驚去聖逾遠徒識方圓而迷點畫猶莊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唐太宗與漢王元昌褚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然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以教人是其妙處也陸東之受之於虞世南世南受之於智永皆有體法今人不聞師範又自無鑒

局雖古蹟昭然未不覺悟而執燕珉以爲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褚河南云頁師不遇歲月徒往今之能者時見一班忽不悟者終身瞋目蓋書非口傳手授而云能之者未之見也

蔡希綜法書論

夫書匪獨不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回疾下鷹視鵬游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礙每字皆須骨氣雄強爽爽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鋼鐵爲鉤牽掣之蹤若勁鍼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既構筋力然後求裝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略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鉤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略爲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員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舉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遙擲下其勢如高峰墜石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迹亦須時時象其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雖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光發於賤毫若非靜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也

論書

夫書一技耳古者與射御並故三代先秦不計夫工拙而不以爲學是以無書法之說焉自包犧氏畫八卦造書契皇顓製字取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

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烟雲雨露之態而爲之初無工拙之意於其間也世變日下漸趨簡易故變古文爲篆文變大篆爲小篆又變小篆爲隸爲楷爲八分爲行爲草爲眞行爲行草爲章草爲正草廢刀用筆廢竹用帛廢帛用紙皆與世變而下也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爲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爲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矣故古之篆法之存者惟見秦丞相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琢玉瘦勁無情其法精盡後世不可及及漢之隸法蔡中郎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魏太傅繇繇沈鸞威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劍累鼎斬絕深險又變而爲楷後世亦不可及及楷草之法晉人所尚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義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高遠觀其遺股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絕逸邈不可及及爲古今第一其後顏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東坡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是其書備極無餘蘊矣蓋皆以人品爲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一時諷諫亦書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頗僻側媚縱其書工其中心蘊蓄者亦不能掩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若二王顏坡之忠正高古縱其書不工亦無凡下之筆矣況於工乎先叔祖謂二王書之經也顏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今之爲書也必先熟讀六經知道之所在尚友論世學古之人其問學其志節其行義其功烈有諸其中矣而後爲秦篆漢隸玩味大

篆及古文以求皇顓本意立筆創法脫去凡俗然後熟臨二王正書熟則筆意自肆變態自出可臨眞行又熟則漸放筆可臨行草收其放筆以草爲楷以求正筆可臨草草超凡人聖盡棄畦町飛動鼓舞不知其所以然然後臨其正草如是者有年始可於顏求其正筆於坡求其奇筆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出入二王之間復漢隸秦篆皇顓之初書法始備矣然猶學之於人非自得之於己也必觀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書法之自然猶之於外非自得之於內也必精窮天下之理鍛鍊天下之事紛綽天下之變客氣安應撲滅消弛淡然無欲脩然無爲心手相忘縱意所如不知書之爲我我之爲書悠然而化然後從技入於道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爲自然造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則自高古閑暇恣肆徜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剛而不亢柔而不惡端莊而不滯妥娜而不欺易而不俗難而不生輕而不浮重而不濁拙而不惡巧而不煩渾渾而不狂頓直而不妄天矯而不怪宵眇而不僻質朴而不野簡約而不闕增羨而不多舒而不緩疾而不速沈著痛快圓熟混成萬象生筆端一畫立太極太虛之雲也大江之波也悠悠然而來浩浩然而遊邈然無我於其間然後爲得已雖云一技而可以名家也

論書

趙孟頫蘭亭跋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

以神也

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虞集道園學古錄

論書

書之易篆爲隸本從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造妙遂以名世方圓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可觀則譬如冠冕珮玉執璧奉行事君事神恭敬在中威儀見外揖拜升降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頗褻反側怒張客媚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
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書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贗吾嘗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
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疎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耳目口鼻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雖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
盛熙明法書考

論書

夫書者心之跡也故有諸中而形諸外得於心而應於手然揮運之妙必由神悟而操執之要尤爲先務也每觀古人遺墨存世點畫精妙振動若生蓋其功

用有自來矣世傳衛夫人之筆陣圖王逸少之永字八法猶可考也舍此而欲求全美於成體之後固亦難矣
點畫既工而後能結體然布置有疎密骨格有肥瘠不可不察也
翰墨之妙通於神明故必積學累功心手相忘當其揮運之際自有成書於臂中乃能精神融會悉寓於書或遲或速動合規矩變化無常而風神超逸是非高明之資孰克然耶
王右軍過江觀覽名刻歎學衛夫人書徒費歲月故學書者以當知所宗尚乃能知所用力至於臨摹之功丹墨之妙皆宜精究也
蘇霖書法鉤元

唐張懷瓘論執筆

執筆亦有法若執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著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著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掣豈能自由轉運迴旋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乎
唐釋亞栖論書

唐釋亞栖論書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宋禪師緒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疑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大要
宋趙孟堅論書

宋趙孟堅論書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不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人多見其不知量也僅能敬斜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閒架牆壁則不軌做思陳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閒架牆壁處不著工夫此理可爲識者道近得北方舊本虞永興破邪論序受而不知其惡也故爲此說正坐無牆壁也右軍樂毅畫贊蘭亭最真一一有牆壁者右軍一搨直下是也李瑋家開皇帖行書之祖於此最昭昭化度及魯公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啓法寺碑筆右方直下最具此法學者當垂情如此下筆則妍麗方直端重楷正疎此則凝純墨猶矣黃庭賀捷有鍾體雖微較側隱然亦有牆壁力命表勁利更高學者無但徇俗而不究本唯遺教經宛然是經生筆了無神明決非義筆正如率更之玩長孫無忌面團團也識此已又識破懷仁聖教之流入院體也其逸筆處世謂之小正書此書官告體蘭亭玉潤霜寒諸帖即無此逸筆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仿義帖先爲此態觀之可惡其流至於蘭溪藏經記烏龍廟記僧有交之集書極矣又須戒徐會稽之濁戒李北海之狂濁在跋偃狂在敬斜唯張從申得大令之通暢無二公之流弊且世云會稽法自蘭亭出蘭亭即無偃筆也又云北海深悟大令大令不若是之敬跋也跋偃之弊流而爲坡公敬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子矣且如吳傳朋深得諸葛禎瑤臺寺碑筆法的是蘭亭中出矣公又生出一節病每下豎筆不直擱下乃仰筆尖鋒全無氣骨皆清河之弊爲隘不恭學者更切自防之自點檢之朋

友相警悟之前修長中之短亦無長友以覺其非耳
故予深信開架牆壁爲要也余自謂學古人當勤媚
今人當無心可也中興後宋整嚴橫斜顛倒幾若楊
少師孫勤川規矩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
朱吾所取孫吾所戒更從識者評

學隸楷於晉魏之下邈乎無以稽也縱有羲繇之迹
號存世者唯樂毅海字林本耳其唐元度魚帖本
已非古本文次有德州畫像贊而已若所謂力命表
固繇精筆古勁幾不入俗眼然尊之敬之未容而友
之也黃庭固類繇鼓側不中繩度未學唐人而事此
徒成畫虎類犬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僅有三
焉化度九成廟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護
襄陽啓法寺與國寺二石啓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
與國蠹甚如出兩手天不壽精而壽蠹良可嘆也北
方多朴有隸體無晉逸雅謂之醜氣至合於隋書
同文軌開皇大業以逮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
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也於是歐虞大宏厥聲
始者虞於龍聖道場歐於姚辨等刻亦未臻極詣也
及孔子廟堂碑飛來白鶴詩虞爲法於世矣化度九
成歐獨步於時矣今求楷法舍此三者是南轅而北
轍矣三書之法在平正恬澹分間布白行筆停勻且
如橫畫必兩頭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昂搭手從
左原過此在八訣所謂千里陣雲者也起筆既成元
類如鑿如錐則有泛元錐則尖既不尖又必帶元斯
爲妙絕及至書到右方住處捺筆不可向下須攤起
向上於下如繩直其左方主筆之豎亦結筆在左穿
心豎筆是也捺筆直下到立筆處微捺使鋒左向如

畫之右肩突出鋒在上豎筆則突出鋒在左也又於
十字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
當著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敝
少涉世俗守此法既平則凡施之閒架自然平均使
不俗氣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蘭亭韻致取有映
帶不知先自背了繩墨敝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
度者書法之餘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
尚態度幾何不捨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從入之門
先敬先戒平正直輕輕勻勻俗舊率更體爲排算
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算而尙氣脈乃可不排算而
求之是未行而先馳理不至爾分間布白勿令偏側
此誠格言每一字爲率筆多筆少不同先須分布勻
整若此未調順工何從生又有一般偏旁不可盡律
以正者每字必被歲字必舛有字不可破中叢字取
居中而又左右皆須以古人所書求其義理統一而
論第曰中正此李後主議魯公爲田舍翁又如褚河
南如稱八分古雅有韻一切尙之甚有疎拙薛少保
發越諸體飄飄透徹一尙不回幾致迂疎魯公之正
其流也俗誠惡之勁其弊也寒古往今來中庸能鮮
千古之下刻心苦神詣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惟此
足以觀人發揮容形有足尙者不忍怠也又嘗妄論
文章精到尙可改飾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
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畫之貴一生眠則畫被坐則
畫地將老無工此藝厥爲不易哉
行草宜用叢心筆者以其摺裊婉媚然此筆須出鋒
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如只用筆腰不用筆尖乃
可如真書直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

處人多未知之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羣橫豎
最善發明叢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鈞懸腕久
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筆尖也

草書雖連絲宛轉然須有停筆今長沙所開懷素自
序乃蘇滄浪輩書一向裊摺無典則北方有一正本
不如此或歇或連乃爲正當草極難於抽蘇草不及
行

晉賢草體虛瀟蕭散此爲至妙惟大令縮秋蛇爲文
皇所識至唐旭索方作連絲之筆此黃伯思簡齋堯
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藤纏者爲草書之妙
要之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爲勝耳右
軍三卷僅一半真施老于印證簡齋堯章諸公議論
去其閒偽述如求屏風帖早乘涼帖止開真帖五卷
於海陵當以此爲區處

翰林粹言

晉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云退筆如山未足珍
讀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
爲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
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實兼此二者
然後得齊古人

筆正之說真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吾手矣
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祕濡毫之大法與鋒合然後
運筆無非法也
捉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纔落便想第二
筆合作如何下

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尋之若無即出意自造

不可輕易率然而作

作字須滑熟不可生硬如顏如柳初未有生硬筆

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摹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開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為遠以遠為近以連為斷以斷為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

意近字須因其近似而習之平日雜書紙則有意存之可省以得之字看碑帖須象運筆又須挹其氣象

隨所寓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尤能作態度

只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為人作奴婢集衆長歸於我斯為大成

行書非草非真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篆添隸減篆長隸區

隸減篆長隸區

陶宗儀書史會要

漢蕭何論書勢

夫書勢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於陰陽每欲書字喻如下營穩思審之方可下筆且筆者心也墨者手也書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矣

唐張敬元論書

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可太緊緊則腕不能轉既腕不轉則字體或盛或細上下不均難多用力元來不當又云楷書只虛掌轉腕不要懸臂氣力有限行草書即須懸腕筆勢無限不懸腕筆勢有限又云其初學書先學真書此不失節也若不先學真書便

學縱體為宗主後却學真體難成矣

元杜本論書

夫兵無常勢字無常體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日月垂象若水火成形儻悟其變則縱橫皆有意象矣明解縉春雨雜述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跡布置間架擔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樓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箭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簪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草書評

學書以沈著頓挫為體以變化牽掣為用二者不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沈著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膏粱兒見王右軍脚汗氣耶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臨麻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愧服耳方孝孺遜志齋集

論書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灑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遲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會榮西墅集

論學書

惟晉唐以書名家者不可勝計雖體製不同而規矩繩墨初不異也近時學者徒見其已然之蹟臨鍾王者曰我師晉臨歐虞者曰我師唐非惟學者偃然當之見之者亦從而曰彼誠晉也誠唐也噫是徒髣髴其體製之似而不求其規矩繩墨良可歎哉大抵作書須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伸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則任心隨意皆合規矩矣且夫書法之妙非可言傳昔人有見擔夫爭道聞鼓吹舞劍而造神妙以至聽江聲見蛇鬪而筆法進者此豈拘拘於臨寫之勤哉

岳正類博彙

論書

書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於四法四法本於一法即太極分而為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爻之義故側者太極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努者勒之豎也側分而為趨勒分而為啄為策努分而為掠為磔努從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倚而磔偃知此則知筆矣

文徵明停雲帖

王賓敘字

古人以字名家不易能也師宜官大字方丈一字小字方寸千言此後漢人以大小字名家不易能者也韋仲將自言以張芝筆左伯紙己之墨己之手大字遲徑丈之勢小字寸許千言也此魏人以大小字名家不易能者也惜乎其字皆不可得而見其法則猶可得而知者張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董內直謂大字貴結密不結密則懶散而無精神偏旁宜字字相照應又宜飄逸氣清雅不俗一字之美皆偏旁湊成分拆看時各自成一美始為大字之盡善者矣小字貴開闢字內閒架宜明整開闢一如大字體段諸美皆具也以張董所謂觀之後人從其法師輩所不易能可不能耶顧吾嗜古人何如耳

荆川粹編

元劉因論書

字畫之工拙先泰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篆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鐘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陽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以屬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徐渭法書通釋

張紳論書

古人寫字政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主起伏隱顯陰陽向背皆有意態至於用墨用筆亦是此意濃淡枯潤肥瘦老嫩皆要相稱故義之能爲一筆書蓋謂顧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朝向偃仰陰陽起伏筆筆不斷人不能也書評稱褚河南字裏金生行間玉潤以爲行款中閒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疎不至遠密不至近如織錦之法花地相間須要得宜耳

善書者筆跡皆有本原偏旁俱從篆隸智者洞察昧者莫聞是以法篆則藏鋒折搭則從隸用筆之向背結體之方圓隱顯之中皆存是道人徒見其規模手八法而不知其從容乎六書近時惟吳興趙公爲能知此其他往往皆工點畫不究偏旁古法蕩然非爲小失

凡寫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經學文字必當具書詩賦之類行草不妨又看紙筆急閒合用字體大小務使相稱然後尋古人寫過樣子如小楷有黃庭樂毅畫贊曹娥各自法度不同今所寫當用何者爲法凝神存想乘興下筆立一字爲一篇之主分其章辨其何爲之起伏隱顯爲之向背開合爲之映帶變換情狀可以生形勢可以定始可言書矣項穆書法雅言

論書

書之法則點畫攸同形之格墨性情各異猶同源分派其樹殊枝者何哉資分高下學別淺深資學兼長

神融筆暢苟非交善詎得從心書有體格非學弗知若學優而資劣作字雖工盡虛舒慘迴互飛騰之妙用弗得也書有神氣非資弗明若資邁而學疎筆勢雖雄鉤擣導送提搶截拽之權度弗熟也所以資貴聰穎學尚浩淵資邁乎學每失顧在學過乎資猶存規矩資不可少學乃居先古人云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初學之士先立大體橫直安置對待布白務求其均齊方正矣然後定其筋骨向背往還開合連絡務求融達貫通也次又算其威儀疾徐進退俯仰屈伸務求端莊溫雅也然後審其神情戰戰兢兢疊疊迴轉藏機軸圓融風度灑落或字餘而勢盡或筆斷而意連平順而稟鋒芒健勁而融圭角引伸而觸類書之能事畢矣然計其始終非四十載不能成也第世之學者不得其門從何進手必先臨摹方有定趨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體融天機於自得會摹妙於一心斯於書也集大成矣若分布少明即思縱巧運用不熟便欲標奇是未學走而先學趨也書何容易哉書有三戒初學分布戒不均與散總知規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與俗若不均且散如耳目口鼻開闢長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與滯如土塑木雕不說不笑板定固望無生氣矣狂怪與俗如醉酒巫風勾兒村漢胡行亂語顛仆醜陋矣又書有三要第一要清楚清則點畫不混雜整則形體不偏邪第二要溫潤溫則性情不驕怒潤則折挫不枯澀第三要閒雅閒則運用不矜持雅則起伏不恣肆以斯數語慎思篤行未必能超入上乘定爲卓焉名家

王氏法書苑

唐草榮宗論書

凡下筆心生於手然後方可下若少等閑殆亦無憑又曰須淺其執筆其筆實其指虛其掌論正書行草則曰真書小密執宜近頭行書寬縱執宜小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近取分布齊均各有度數不可輕率苟且須養習中無俗氣不論真行草書自有一段清趣學者當自得之

元劉有定論書

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避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下則鋒嘗在中欲側筆則微側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側法也

論書

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如壁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病矣此法鍾王之後雖藏真得之為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本登善皮禮紹京泰伯和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衍貞伯希哲徵仲數人而已

規為方草則圓其矩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乎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歸絳於毫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目

取蘭亭之半以參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參廟堂則方圓協矣

右軍之書後世學做者僅能得其圓密已為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華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密筆瘦則結構易疎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近勁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肉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視京兆故借此為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神豐人翁馬應圖盡出正鋒筆救惡札不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學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事進難難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莫廷韓集

論書

今人之不及唐人唐人之不及魏晉要自時代所限風氣之沿革哲莫能自奮但師匠不古終乏梯航今世鍾王之蹟已不可見如鍾之力命宣示戎路季直諸帖王楷樂毅黃庭曹娥東方讚大令洛神十三行烜赫千古行書求宋揭開帖太清樓諸刻留意而諦觀焉即傳刻之遠點畫乖謬而存十一於千百庶幾典刑學者誠能耽玩深思髮鬚其趣又參以前人諸論而自出臂中之奇縱不能氣運爭能抑亦不惑於流俗淺夫之見矣

鍾元常謂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蓋知筆端之妙全在筋力筋力之勢運於指腕右軍父子及盛唐諸名家皆用其意而時代相沿不能無改前轍故曰元常古肥子敬今瘦正言古今異尚工拙因之古法不傳良可慨也夫楷書起於王次仲之八分夫隸為書法之一變也漢魏以來點畫波磔行有天則能遠尋本始如鍾之尚書宣示丙舍墓田庶幾典刑右軍黃庭樂毅大令洛神十三行皆真書之用意極深者大小纖穠斜正疎密如化工賦象動合天然自後人偽作右軍之言曰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張顛引以教顏魯公遂作千古謬論末世又以出自魯公不敢置吻魯公而後竟無一人超越自詣古人者至米元章出獨見此意而自運不足然其謂魯公書真法入俗可謂具法眼三昧語也凡書家下筆時須澄神靜慮弗以一事關心既想字形難易俯仰右軍所謂意在筆前然後快然落筆不使凝滯自能合作至於平日摹習之功不以寒暑少輟每得清晏便置古帖墨跡披玩游神心手漸熟姿態橫生所謂臥王漾

於紙端坐徐偃於筆下法度既得任吾心匠適彼互合時發新奇無論求甘心眼即古人何不可至學者輕視之則矜持太過無心手操縱之奇無惑乎其不逮前哲也

周顯宗感萬錄

論書

寫字之法在手不在筆在心不在手在神不在心神則妙矣不可知矣故規矩可以言傳神妙必繇悟入而貫夫終始者又在熟之一字也古人所謂如利錐畫沙常令筆鋒在畫中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類言皆字學之三昧學者當究心焉

寫字之法硬筆要慢軟筆要緊亦剛柔相濟之意有病纔知無病好處貧方覺受貧難蓋事必親經歷過然後能真知也

人有云善書者不擇筆此亦未為通論或指寫行書草書者言之也若夫楷書篆書隸書其筆各有所宜用不可不擇之也

董其昌容臺集

論書

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態特用偃筆不能捉筆故有墨肥之誚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者自余始發其膏盲在守法不變耳趙吳興過秦論張伯雨以為學內景經實學樂毅論也勻圓如算子右軍所訶徐浩李邕不能免此唐元宗鶴鵠頌清勁處高出

李北海張從申數等落筆便思破庸庸之習以聖教序為戒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為沈古米海嶽一生不能髣髴蓋亦謂學唐初諸公書稍乏氣骨耳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為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為法所轉也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者參之

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為極則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為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刺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

虞未與書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處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學書不從臨古人必墮惡道蘇子瞻自謂懸帖壁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趙子昂欲補米元章海月賦落筆輒止曰今人去古人遠矣皆為臨學所困也二公猶爾况餘子乎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

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

往余以黃庭樂毅真書為人作榜書每懸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如細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

吾書與趙文敏較各有短長行間疎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仿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得意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似輸一籌第作者意者少耳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自謂得訣不能常習今猶故吾可愧米云以勢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

李日華紫桃軒又綴

論書

學書不可漫為散筆必於古人書中擇百餘字成片段者併其行間布置而學之庶血脈起伏有一種天行之趣久之自書卷軸文字不必界畫算量信手揮之亦成準度所謂目機銖兩者也

唐人從事法書其法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書曰刻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纖濃點畫而仿為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榻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益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取沈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枕明角之類以藥物無不纖毫畢現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跡以其年

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鵝並翔各極其致不必爲步驟之拘非於書有深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諸公以下三者則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趙文敏善用筆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凡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投之無不可終歲任之無敝矣故公書點如碾玉鏤金無纖毫遺憾也昔年項子京與余言欲仿此法竟不果

趙宦光寒山帚談

論書

字以格力爲主作古文奇字諸書以頑而能銳銳而還樸爲格力作大字篆籀諸書以圓而能方方不露圭角爲格力作隸真楷以小字如大大字如小爲格力作行書藥草以主客分明引帶不雜爲格力體法互明取近斯顯不得不分屬以著其說耳泥則窮矣

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得所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卽作全體想落左筆意在右落右筆意在左上下同之

草書須剛柔相濟乃得佳直則剛曲則柔折則剛轉則柔輕重捺筆則剛首尾勻戛則柔曲直轉折易見輕重首尾難知主客分明心手聽令矣字形實體主也顧瞻引帶客也客過重可主過輕不可

作字三法一用筆二結構三知趨向用筆欲其有起有止無圭角結構欲其有節奏無斧鑿趨向欲其有規矩無固執

字法固多不出用筆結構體裁顧盼四者之外無他能也至若筋骨在學力工夫逸鋒在意典去就唐人尚功晉人尚逸自此而往不可求其端倪矣何謂用筆正鋒起伏下筆有意是也何謂結構疏密得宜聯絡排偶是也何謂體裁格至裁益不拘繩墨是也何謂顧盼左右上下往來有情是也何謂筋骨強弱得所和不乖是也何謂逸鋒鳥衣子弟翩翩爽爽到處有致是也

筆法尚圓過圓則弱而無骨體裁尚方過方則剛而無韻筆圓而用方謂之適體方而用圓謂之逸逸近於媚適近於疎媚則俗疎則野

用指而不用腕則畫成點而不莊能正腕而不正鋒則形如刷而不典正鋒全在握管握管直則求其鋒側不可得也握管斜則求其鋒正不可得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

第八十九卷目錄

書法部藝文一

用筆賦

晉王羲之

書論

前人

進書訣疏

王獻之

筆意贊

齊王僧虔

書賦

前人

與梁武帝論書啓

梁陶弘景

答書

梁武帝

又啓

陶弘景

又答書

梁武帝

又啓

陶弘景

又答書

梁武帝

又啓

陶弘景

論書表

虞祿

書旨述

唐虞世南

勸學篇

前人

用筆論

歐陽詢

徐氏法書記

武平一

評書藥石論

張懷瓘

文字論

前人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蕭齋記

高平公

書則序

元韓性

書學詳說

明解縉

字學典第八十九卷

書法部藝文一

用筆賦

晉王羲之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鍾繇草有黃綺張芝至於用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夫賦以布諸懷抱擬形於翰墨也辭云

何異人之挺發精博善而含章馳鳳門而獸據浮碧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搖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浴天池而頤頤翔翔弄翻凌輕霄而接行詳其真體正作高強勁實方圓窮金石之麗纖纖盡凝脂之密藏骨抱筋含文包質沒沒汨汨若漾汨之落銀鉤耀耀晞晞狀扶桑之挂朝日或有飄飄勝巧其若自然包羅羽客總括神仙季氏韜光類隱龍而怡情王喬脫屣歛飛鳧而上征或改變駐筆破真成草養德儼如威而不猛游絲斷而還續龍鬣羣而不爭髮指冠而皆裂據純鉤而耿耿忽瓜割兮互裂復交結而成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之臥谷特泊泊而東注乍紐山兮暫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長蛇兮盡力草草眇眇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遙空舞雪時行時止或臥或蹶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非越信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航之翫之功積山丘吁嗟秀逸萬代嘉休顯允哲人於今鮮儔共六合而俱未與兩曜而同流鬱高峰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

書論

前人

夫書者元妙之技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大抵書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叙而論之

夫書字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敬有側有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類篆籀或似鵝頭或如散隸或近八分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壯士佩劍或似婦女纖麗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綿密疎闊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後曳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率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鉤或上尖如枯稭或下細若鍼芒或轉側之勢似飛鳥空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作一字橫豎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須存筋藏鋒減跡隱端用尖筆須落鋒混成無使豪露浮怯舉新筆爽爽若神即不求於點畫瑕玷也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虛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仍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緩急止如鳥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即須遲欲鳥之脚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率裏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著墨下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進書訣疏

王獻之

臣獻之頓首言今月十二日辰時中使宣陛下旨俯詢字學之由仍賜臣玉璽賤令臣小楷親疏以入臣仰承帝命密露天機昧死有言狂率待罪臣年二

理學彙編字學典第八十九卷書法部

第六五〇冊 之〇六葉

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美惠臣一餐無以答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價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臣念父義之字法為時第一嘗有白雲先生書訣進於先帝御府蒙獎過厚錫予有加而臣書畫不逮臣父益慚愧所有書訣謹別錄一本投進宸展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

筆意贊

齊王僧虔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為筆意贊曰

刺紙易墨心員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勢如直槊勒若橫釘開張鳳翼聳擢芝英蠶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書賦

前人

情馮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象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嬌深功爾其謀敏明婉縷綺趨將摛文斐縹託韻笙簧儀春等腰麗景依光沈若雲鬱輕若蟬揚稠昂昂萃約實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聘勢志循檢而懷放

與梁武帝論書啓

梁陶弘景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舍心之菱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典所恨微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盡畫拙心口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讎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未存具顯中精要而已

答書

梁武帝

近二卷欲少畱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蠶健恐非真迹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又啓

陶弘景

樂毅論思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味吟贊過為淪弱許靖素投遂蒙示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理均皆開細楷兼復兩範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自逸少好述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勒

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資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識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缺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思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美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默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瑣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又答書

梁武帝

又省別疏云故富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云云然則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漸澹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濕多墨疊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觴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婉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絲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迥所

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書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噉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真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又啓

陶弘景

啓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千敬情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未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瑯瑤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涅而不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冒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謂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借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實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息比日并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

字既無出見理冒顯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又答書

梁武帝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計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又啓

陶弘景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臺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之謾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問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觀

論書表

虞祿

臣聞及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厥後羣能間出泊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義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馬行羊欣云義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

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元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雖有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索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藏金幣競逐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義之爲會稽獻之爲吳興故三吳之迹地偏多遺跡也又是末年適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祕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賤足爲名法孝武亦募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偽混雜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臯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天之遇遂紆雅願預陟泛之遊參文味之末其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元飲朝夕諮訓邀勸美惡指示嫌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於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偽謾難識事事畱神則難爲心力及飛龍之始威藩告豐方事經略未遑研習及

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祇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愛疑睿思淹留草法擬效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祕字之美惡書之真偽判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閒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吳荆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參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瓊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大凡祕藏所錄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綠素及紙書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視綠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綠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復以賜末嘉公主俄爲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遺寶詔盧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恆獻上張芝綠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耀美於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繇是揭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縐起范聘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具以數十紙爲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十卷爲帙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爲

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讀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義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揭書皆用大厚紙混若一體同度弱截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憊怠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各有第一至於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駁遺二王綠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全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金題玉躔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綠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爲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爲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富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御紙緊潔光麗耀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纖素之工殆

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草草殊相擬類筆迹流轉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義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煩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義之罷會稽住戴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恨惋云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曰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答又云義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義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義之性好鵝山陰曇礪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綠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牀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元愛重書法每譙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蔑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桓元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

簣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制作數十
架版請子敬書之亦甚合率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
與桓元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思破會稽略以
入海義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義之從後學其
筆不脫歎曰此見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
新泥壁白淨子敬取帶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
如市義之見歎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義之作書與親
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此壁也有一好事年
少故作精白紗被著諸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
體悉備兩袖及襟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
舉械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鬪爭分裂少年纔得
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
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人欣齋欣
衣白新絹裙畫眼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
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
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
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答之朝廷祕寶
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
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恆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
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
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
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
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祿上

書旨述

唐虞世南

客有通元先生好求古述爲余知書啓之發源審
以臧否曰余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
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叙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真形象肇乎蒼史仰觀
俯察鳥跡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
秦漢洎思宣王史史循循科斗之書採蒼頡古文綜
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
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蒼頡象
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跡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
秦以來猶或參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
鐘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
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孽也孽乳浸多者也
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
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祛昏
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明其書朴略微而
歷禩增損亟以湮淪而淳善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
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葉而
不之能崔杜析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
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
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驚曹蔡傲學而致一體真楷
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儀
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虞王洽逸少子敬剖
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於衆美會
滋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
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何以臻妙無相
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元微其難品
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
之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取以終序

勸學篇

前人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即沒世而無聞

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
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義之云耽耽之功積如丘
山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
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
中宵之間遂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臂臑又因假寐
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足明至誠感神信
有徵矣故義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
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
持筆以遺獻之獻之跪受而問之曰君何姓氏復何
遊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
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
逾三歲竟昧其微况乃不學乎義之云自非通靈感
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則去之愈遠矣不得其門而入雖勤苦而難成
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
必因筌而得兔務欲成其體要啓其戶牖庶將來君
子思而勉之

用筆論

歐陽詢

有翰林善書大夫言於寮故無名公子曰自書契之
興篆隸滋起百家千體紛雜不同至于盡妙窮神作
範垂代騰芳飛譽冠絕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
已然去之數百年之內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
力尚少用筆運神未通其趣可不然歟公子從容歛
衽而言曰僕庸疎愚昧稟命輕微無祿代耕留心筆
硯至如天挺功力誠如大夫之說用筆之趣請聞其
說大夫欣然而笑曰此難能也子欲聞乎公子曰予
自少及長凝情翰墨每覽異體奇蹟未嘗不循環吟

玩抽其妙思終日臨傲至于皓首而無退倦也夫用筆之法急提短擲迅牽疾掣懸針垂露蠅屈蛇伸灑落蕭條點綴閑雅行行眩目字字驚心若上苑之春花無處不發抑亦可觀是予用筆之妙也公子曰幸甚幸甚仰承餘論善無所加然僕見聞異於是輒以聞見便航玩之奉對大賢座未敢抄說大夫曰與子同寮索居日久既有異同焉得不敘公子曰向之造次濫有斯言今切再思恐不足取大夫曰妙善異述達者共傳請不祕之巖陳梗概公子安退位逡巡緩頰而言曰夫用筆之體會須鉤結纔把緩繼徐收梯不虛發所必有由徘徊俯仰容與風流剛則鐵畫媚若銀鉤壯則嘯吻而喝巖麗則綺靡而清道若枯松之臥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同鸞鳳之鼓舞等鸞鷟之沈浮髣髴兮若神仙來往宛轉兮似獸伏龍遊其墨或灑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壓尾難討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紙稜撇振竊絡務在經實無令怯少隱隱軫軫譬河漢之出衆星崑岡之出珍寶既錯落而燦爛復越連而掃掠方員上下而相副繹絡盤桓而圍繞觀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用筆之趣信然可珍竊謂合乎古道大夫應聲而起行吟而歎曰夫遊吟渚者詎測溟海之深升培塿者寧知泰山之峻今屬公子吐論通幽洞微過鍾張之門入羲獻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後昆中心藏之蓋棺乃止公子謝曰鄙說疎淺未足可珍忽枉話言不勝慚懼

徐氏法書記

武平一

先賢所許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

遠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大同中武帝敕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羲之之跡以賜八王右軍之書咸歸梁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歷周至隋初并天下大業之始後主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者及隋之季王師入秦又於洛陽擒二僞主兩京祕閣之寶揚都扈從之書皆爲我有太宗於右軍之書特留睿寶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搨書人湯普微等搨蘭亭賜梁公房元齡已下八人普微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人入宮至高宗又敕馮承素諸葛貞搨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洎大聖天后御極也尤爲寶貴平一齡亂之歲見有宮中切觀先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藩邸時見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襪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襪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標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於其側帖以真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於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當時私訪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壁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邊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爲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羅襪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樂云是蘭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

於後趙之歎其雄逸太平公主聞之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以歸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稷留佳者十數軸薛之敗也爲簿錄官所盜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引堂兄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微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敬貽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崇微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室王室的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並有獻之之妙待詔金門家多法書見託斯題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後詹事張廷珪之家抑其次也

評書業石論

張懷瓘

夫馬筋多肉少爲妙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蒼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衡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豬推其病狀未卽已也非賢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支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者書之妙也是日無病動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臃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况復無像神貌昏憒氣候蔑然以濃淡爲華者書之困也是日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